



中江先生全集

津



崇蘭館集卷之十

雲間中江莫如忠撰

內姪唐之屏校

表姪高承祚輯

古文原叙

古文原何稽古撰述之軼而本義例所始彙而傳之令後世可考而原也余嘗論之曰文行殊科較若河漢而談者並載互相瑕瑜於是有躋文於行者見謂德必有言自片辭中窺名實附

焉而盎然質厚長者之倫或以椎無文貶於是
有崇行而卑文者見謂藝成而下則求多於文
類詆之鮮行而俾登壇之雋禍搦管爲謗媒斯
兩端者皆惑也夫文行之列於世久矣而行之
不可以槩文猶文之不可以槩行也是故君子
存焉當其語行則不言舉也當其語文則不人
廢也何者犄角之勢兩存之則兩完兩責之則
兩缺今無論行卽文闕有間矣談者徃徃師心
懸解評騭無倫持載道之言遙斷於千載之上

若提衡之較物一不讐則簡而棄之又并其所
從誰何而加譽焉譬之因噎而廢食批枝而及
根噫其甚也且文以載道云者拘學之覩一斑
非通論也不聞諸孔子乎曰文以足志曰辭達
而已矣志惡其弗足也故足之意惡其弗達也
故達之條貫無所不該而載道之言時有若求
之備焉曰是得無非窮理性鏡天人剖儒墨無
憾而後言乎則雖詩書所稱亦難以盡蔽而引
義正辭緣飾於經術則人人能矣又可勝辯哉

古之立言者若包羲之畫文王之易仲尼之刪述孟軻之知言洵不載道乎而所以爲羲文仲尼孟軻不與焉蓋有論於文之外者下此則游夏以文學名不兼德行老氏言稱道德而儒者非之董生號儒喆宗直不以正誼明道之數語而其文著揚雄擅藻東都而劇秦美新之論猶傳班馬稱良史才所撰醇駁參焉而迄今不朽又其下者若逐客之論於李斯春秋之著於不韋押闔之辨於儀秦刑名之學於申韓機利之

談於桑孔辭賦之靡於相如若此類史不絕書彼各有所長要非典訓抑亦游藝者之資也故文之爲言也有曰經緯天地也者有曰威儀文辭也者至文無文別之經緯今所談者文辭也而經緯之察毋亦贅與嘗讀梁昭明之選六朝議者悼文之衰幾淫於辭何知載道至宋大儒真西山之編正宗一洗六朝之舊是已而不無矯枉之過膠於理格以隘作者之途及其濫觴而輯古者蠶出總之不離弁髦徃昔積薪後來

以相齟齬藉令復為矯之之說有如鑿混沌而
語侏離謂之能古也則不知所底矣余慨焉故
以卒業之暇妄意揣摩掇拾放失斷自六經以
來迄兩漢文之已經表章近古而可知者稍倣
編年之例節其煩重益所未備而銓次之為傳
為論為王言為陳言為書辭為雜著為記序說
贊頌誄狀哀辭祭文又各疏分其下而繫之文
人兼數篇則以篇紀篇更數人則以人紀皆叙
作之所始而述者畧焉庶幾哉篤信好古之義
其諸唐宋而後稱名家者甚夥別有輯與成學
共之俾得泝委窮源知文章代變所繇以定作
者之極而不猥隨俗之是非此余為是編以俟
焉之意也蓋存之也而非敢裁之也

吳淞詩委序

松故吳越區奧江湖阻深環以瀛海中含扶輿
清淑之氣鍾於人文宜有鴻鉅龍驤英雋蠡出
振金石鳴大雅而應階平者猗與盛已粵稽遠
古自陸平原兄弟開其源顧侍郎顧著作張步

兵諸賢揚其波。迄於皇明啓祚。列聖右文。海內詩道益廣。時則高楊張徐四子。掘起後先。其所撰造。幾貞觀開元之逸響。詩未亡也。而近世談藝之士。乃獨稱李崆峒何大復二大家。爲國朝風始。前無古人。至曰廣長數千里。上下數千年。詩得何與李。其見慕如此。豈不以二子詩律之工。見謂一洗胡元以來之紕漏。而遠追哲軌於杜少陵氏。視三百篇。指義特近哉。余第遡自草昧。最初如袁御史景文先生者。抱孤貞於

海濱。歸卧之日。志窮騷雅。力挽頽靡。詩非杜少陵弗道。然乃得其髓。不獨咀其華。領其神。不獨標其格。讀在野集。卽寥寥斷簡。令人有一唱三嘆之思焉。嘗試以戰喻何李。則斬將搴旗之功。而發蹤指示者。繇景文始。胡謂前無古人也。顧景文方事韜晦。不爲名高。以故一時顯號。且不列於高楊張徐間。矧何李之炎炎者。有不爲掩且絀耶。自古稱立名之士。於遇幸不幸時有之者。固是。今海內學士。皆知道景文。而於松尤著。

何則景文松產也。松自有景文而其後若錢子思復陸子宅之曹子又玄輩斌斌嗣興爲之羽翼。松遂以文獻稱雄江南。因斯以言松豈儉士而士生何負於時。第莫爲表章則有以湮泯終者。余爲此懼故嘗檢之郡乘采之風謠。凡昔賢托詠苟片言合作思盡搜括以傳與郡人士共之。而學慚博雅鑿乏取裁幾成廢閣。近從友人所偶覩一編案頭則先余而有是志者。爲欣賞久之因錄以歸考證其訛益所未備。或詩與名

氏並存或名氏存而詩逸或名氏與詩具佳而時論未許或生異鄉閭而流寓吾土歿而葬焉者咸列有差總凡一數什家分爲四卷將梓之而題曰松吳詩委志所自也。嗟夫合浦之淵懸黎是萃鄧林之野材木從生。今松人士以揆天擣藻之技相高人擅靈蛇者十室而九卽五尺童子工爲呶哦有緩頰盱衡語必先士而志千秋者松豈材木懸黎之藪而士之鄧林合浦也與哉。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及在杞宋

悼文獻之不足。士無論識其大者。如欲討詩委
於鄉。而因文獻之微。以藉多賢之助。則覽斯帙
也。可以憮然有興矣。

何翰林集叙

何翰林集凡二十八卷。予友何元朗著也。君名
良俊。與弟良傳。世所稱兩何君者。集刻於今歲
嘉靖乙丑冬。工既竣。予得而覽焉。嘆曰。何君之
文。至是可不謂宏朗博雅。然名家者與。夫文
章高下。觀氣之盛衰。氣之盛衰。係世之升降。所

從來久矣。魏文典論曰。文章以氣為主。誠哉是
言。蓋六經息而作者稱。秦漢宗之至今。豈不以
去古近而變相襲。醇龐沕穆之槩。猶有存者。降
而六朝風斯靡矣。自晉之機雲才擅江左。而士
衡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至云會意尚巧。遣辭
貴妍。西京風骨闕然弗講。此何以訓焉。及若唐
宋諸賢。造述彌衍。斯義大明。非不務譏訶六朝
而斥妍巧。本仁祖義。刻意修辭。一裁於矩矱。乃
其氣不無異於古所云。而彼以適勁之力。險膚

之辭馳騫其間。如峻峰激湍之喻者。豈不曰氣
良在是。第弗深究古作者之意。乃獨以踈鹵椎
樸欵欵。儻儻爲竒。其淵泓渟畜。若江湖之浸太
和之薰。而重踰九鼎大呂。則氣之完也。世變風
移。士尚互異。非篤信好古。心知其義者。孰與於
斯乎。予從何君遊。每見輒語合。嘗心偉君曰。此
得無誠其人也。至是讀所著集。卽鑿鑿不謬。其
指云。君於文法。劉向司馬遷氏詩本蘇李近體
出高岑間。至其醞釀羣籍。勒成一家。意匠縱橫。

不假繩削。或直陳事理。陶寫胷臆。累數百言。要
歸於質厚。儻所謂醇龐沕穆之氣。其在治古者
不自是。可想見哉。君嘗自言。平生於文學。性獨
近之。少從經師授書。輒覆古文其上。私諷誦之。
師弗是也。亦不能變。比長樓居。憤發垂二十年。
或挾冊行遊。忘墮蹊坎。蓋其用志之勤。類此。宜
澤於文。而自予所覩。如君雋爽之資。夷曠之度。
蕭然物表。薄視榮名。至好惡取與。然諾之可否。
耿耿不阿。有達士之槩。則所以養其直義而昌。

其氣於言者甚設。君之大過人者，又獨文辭焉。已哉。君或以予能知言，又知君也。俾序其集，故得脩論之。而本國家氣運之隆，有關於作者與同志共揚確焉。

東嘉王氏世錄總敘

東嘉王氏之爲家錄世錄也，亦猶國史之遺焉。夫曰世錄錄其世系者，凡詳於記事則左史法也。曰家錄錄其家藏者，凡詳於記言則右史法也。其稱名也質，其立例也精，其取義也師，其意

不過乎物。夫非宗盟之典，要保大之訂，謨者哉。而王之著姓於東嘉，可考而原矣。錄成於廣東按察司副使西華先生及仲湖廣布政司叅政陽谷先生，既就梓，俾余序之。在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猶祖其所出者，卿大夫非公族而特起受氏，得自別於爲宗。若此者，何明貴貴也。貴貴之義明，而親親之恩篤，非以貴而加於親也。其取數多，則所憑者厚，而聲實附焉。故能翊其祚而昌之，辟乘高而聲加疾自

漢以來稱聞家則莫不然矣。王氏在未嘉遯自
六世而上迄始基祖餘三百年。碩艾遯興。彼孳
孳躬仁義表望鄉閭以締造稱賢者豈少哉。乃
至溪橋公子少叅東厓公大司成鶴山公開其
先載傳而西華賜谷先生伯仲恢其緒。及若竹
巖大中丞東華太僕與疏屬諸賢後來之雋羣
起而和之。而王氏之族始衰然表東海矣。今讀
二錄世美繩繩輝映簡帙其爲潛德爲鴻名爲
竒節爲勲業文章類不勝紀。固積慶之源塞而

必發。豈亦所憑之勢然哉。或謂古稱不朽則首
立德而余慨閭巷行誼身沒而名垂要不失爲
獨行君子之德。令後莫有亢容不免陵遲寢微
矣。以方王氏不亦慝乎。東華先生余同年友義
甚高直聲在廊廟尸祝在其鄉於竒節爲著。而
賜谷先生方備兵海上有大造於東南。家食時
業與伯氏築堡備倭以衛其里閭所全活甚多。
竟寇平不與計偕者再此之爲德於益光厥世
以求令聞良不朽矣。君子謂斯錄也寧獨可脩

家乘藉令采而籍之掌故登之世家以輔國史之闕軼不在茲乎不在茲乎故序

三一測叙

三一測者一菴唐先生之微言也先生倡道東南爲成學宗余自勝帶知高其義誦說其文辭顧未獲幸望見先生而其門人近輯是編因枉先生之教曰夫今學士斌斌其可與語上者非子孰徵吾言哉余不敏謹受而卒業焉叙其著誤之畧曰夫天人之學儒者難言之矣詩書六

藝於載道一也乃其歸舉倫類切事情自日用之施始至若理性命之原終始陰陽之變極鬼神之情狀獨於易詳之何則明者通其意愚者沉其辭至道難名固不得槩諸雅言而滋聽者之惑也漢楊雄氏作太玄其言微眇難識世儒聞其大都詆之覆瓿無所用今讀其書指義所託遠矣固難爲拘學道也論玄者曰泰中之策三十六其用三十有三而虛其三此太極函三爲一之數也至玄之中其贊初一混淪磅礴幽

測曰混淪磅礴思諸貞也。余爲憮然曰。玄之旨洩乎此矣。夫氣始於子未分之初。於候冬至。於律黃鍾。於數得一。天地人之理昧而未判。故稱幽焉。會三於一。故稱函焉。三一者。天地自然之數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三。三生萬物。夫自一而三。先天所以兆始。自三而萬。後天所以遂終。是易教也。易觀其深矣。玄之有測。言知其情也。不幾於觀之深乎。三一測後玄而有作也。是故上則天經。下理地宜。中統人極。其辭奧其義精。

其變旁引曲造。詳於神化之難知。以發先天之蘊。彼代施化。涉事爲措。諸天下國家經綸之業。則具矣。而未始昭示也。斯不亦測之深耶。故曰。先生之微言也。先生平生他所著撰。甚夥。而是編之出。獨後噫。其慎也已。史載漢興以來。修文之士。各以所言名家。至是非不詭于聖人有補世教者。賈董而下。獨揚雄。劉向。司馬相如。稱焉。則雄之文。固未可輕議。况先生志於明道。假玄之義。或反其辭。輔玄之闕。不沿其例。是非純駁。

之歸可覈而定也。世有志古之士論列當代作者載其言附之儒林以明易教其必信且傳於世又何疑哉。又何疑哉。

河南鄉試錄序

今天子嗣極政元濺膏鬯流鴻運烏奕爰飭典制登崇獻黎茲當肇舉而洛邑特邇畿輔厥稱二南著之風始夫斯三者咸一新之會也於興事也將爲天下觀噫其重也已巡按監察御史成某受命監臨虔弗寧虞飭憲矢公振靡

刷弊視昔加慎焉。今既具乃以聘至某官某暨某官某某爲考試官某官某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布政司某官某某監試則按察司某官某某其諸執事咸列有差合提學副使達某所選士二千有奇如制三試之籍其雋八十人及文之尤雅者以獻而某當敘諸首簡則進諸士而告之曰夫余何言余前所云一新之會者三匪以侈遭將爾規也而獨不聞士之新乎夫士方其未遇也偃卧蓬藿守環堵之宮兀兀

東晉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擁詩書志明先王之道誠欲有所用之卽隱約
窮年抱有餘志一旦發潛振耀推擇而論於鄉
以赴功名之會斯其時不亦蟬蛻污泥御風雲
而烝變而云士之一新者與夫新浴者必振衣
新沐者必整冠士之始進不直沐浴論也所當
振且整者獨衣冠乎哉古之君子誠遇其時以
弘翊亮功用章灼爲世普賢者非必積素累洽
臨事而覩之於成則志豫立而新是圖也是故
佩玉鳴璜以新其容澡身滌慮以新其德明作

奮庸以新其業令聞廣譽以新其聽聞夫是以
蔚爲國光而士有完行若乃希勢而獵華曲學
以阿世奸利不顧其義先身圖而後國家之急
士行此而得志則下矣而國未有賴焉斯二端
者辯之不可不早也女子之醮也佩而施衿瑱
而流珠歸有日矣乃其心固惟父母之戒是勅
而貞順是持故往則有譽不且以垢誹終焉士
之從王猶女之從人也將獨飾其固陋以爲容
好耶抑將比於女貞而不蒙世之疵垢耶成毀

榮辱賢不肖之途決於此矣爾多士戒哉余爾
觀其自今始矧

天子位在德元諳於萬幾方孳孳所以爲理凡
厥有位罔不仰承休德與賢尚能期廣忠益甚
盛而余以爾升將簡自南宮入對便殿上方
樹九旂夾陛盾臚句傳而謁之爾多士蒲伏諦
眎多耳目所未嘗廩廩焉懼不得揚眉睫瀝肺
肝縷赤誠於咫尺天顏之頃雖欲無自新得
乎而余復爾規欲是心之毋忘其初也斯役也

巡撫河南僉都御史劉某宣猷翊運功茂保釐
督理河道漕運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副都御
史朱某拯世亨屯恭勤底績撫治鄖陽僉都御
史劉某威遠寧邇又阜民听巡鹽御史劉某趙
某裕國綏疆詰回敕法督馬御史顧某觀風振
紀牧政蕃興查盤御史趙某布惠均民國服滋
殖某官某某官某某官某某事布政司左布政萬
某右布政陳某左叅政王某右叅議李某按察
司副使鄭某僉事邵某都司都指揮僉事某某

崇貞館集卷之十一
等事事咸勤而右叅政沈某分守南陽右叅政
莫某分部京糧叅議朱某分守河北僉事姜某
分巡河北皆觀厥成者也於法得書

河南鄉試錄後敘

隆慶丁卯河南鄉試既竣事時巡按監察御史
成某寔監臨之造諸士俾謁言於某以終始斯
後某不佞謹受命而申之曰某聞徵物於聚徵
士於儔何者物聚則良士儔則應古今之大較
也余觀於洛而嘆河嶽孕靈厥稱區奧宏朗處

炳湛洪停淵其裒然洩之人者固以類聚而漸
漬於俗久矣卽質行純駁間以世殊總厥誕昇
孰非明智之期而天以之秀哉余所覩者如伊
呂申甫翊祚殷周秦冉曹卹原憲司馬牛顓孫
師漆雕開稱於聖門高第尚已及若周道闕橫
議興學術流爲老聃莊周列禦寇韓公子非之
倫然各以其說爲一代宗降自漢魏潤飾以文
辭則招客梁園掄才鄴下競雕龍而工藻績學
士且靡然驚焉蓋至有宋理學大明諸儒輩出

倡自二程夫子而謝上蔡呂侍講尹處士輩群起而和之又何其斌斌也因斯以言洛豈儉士夫挹水於河鑽火於燧求柴胡桔槔於畢黍梁父之陰誠貴其聚也洛邑者豈士畢黍梁父之陰耶何產之良也 國家稽令甲申典制張賢羅蓋已跡至韓魏陳衛之墟亦惟士是急今所群而校之者且得昡眊燭照磨璣吹疵計所入發十不一讐可謂精矣匪徵於聚其誰應之爾多士起屈躄而御 飛龍昭明盛之上瑞颺至

雲蒸旁午殷轅皆其選也倘亦有如伊呂申甫之儔出而名世者乎余甚欲觀之海內學術純一章縫之徒類能褒刺王霸標剝儒墨以明趨舍其必爲聖人之徒而不惑於百家之指章矣所懼者有司方程士以藝而士匪藝亦莫由介紹而謁之有司此其趨容不無捩華病實寢以文敝而與梁園鄴下之風罔裨世教者同轍乎國家得士將翼爲亮采是資俾施於名實如以藝而已矣辟諸石田安所用之且以有宋諸賢

陸沈獻納之司研覈異同之辯爲力勤矣猶或
詆之議論滋多而寡成事乃自今觀之直諸賢
之不遇時爾多士於時遇矣其何以志古之道
而自鏡乎夫物有同聚而殊品士有同類而殊
能在審處之一決也爾多士勗哉其無負於洛
產之良矣

包侍御集序

包侍御蒙泉先生既卒其子杞梓彙厥遺稿爲
詩文總若干篇作自臺中者署之臺中集作自

謫戍湟中者署之湟中集爲包侍御集云莫子
曰余讀包侍御集爲閔然掩卷而嘆也侍御少
負雋異卓爾不群抗迹千仞竟其志所自托以
著於世者獨文辭焉已哉而文辭之存又多軼
也於侍御撰著卜纔二參嗚呼傷哉余嘗究觀
古立言家固有挾名世之資耀當年之用片玉
稱竒尺牘爭購譬諸順風疾呼者矣至謂詞能
窮人身負絀抑羈縲無聊而姑托造述以發憤
矢悲歌以通其意者亦多稱於世云何則夫人

所遇顯晦不同。材質之造就亦異。昔張茂先博覽好古，勵志脩文，方赫然顯遂矣。而虞卿以窮愁著書，則憤抑之所爲也。後世祖茂先者，矢廊廟之音，而寡幽沉之思。祖虞卿者，發丘園之賁而闕黼黻之章。軌轍既分，趨舍亦異。材質之辯孰體兼長者乎？侍御之集於臺中，見顯遂之致焉。故其言麗以則，於湟中見窮愁之蘊焉。故其言婉以思，時隨遇遷。言以時變，洞朗章徹，衆美並奏，難以一節命之。方諸二子，殆兼之矣。其集

之傳無疑也。侍御博總羣籍，按藻摘辭，餘三十載。嘗悼詩之闕佚，葺漢魏以來迄有唐諸名家爲苑詩類選若干卷，行於世。其所褒次以辯其體裁，詠哦以博其指趣，亦既毗益聞觀，窺作者之樊籬，矧平生高雅，感遇宣情，載筆而隨靡間。逖邇本其篤好，窮達一之。至於直道取尤，職以力排逆菴之故，朝野咸惜，以謂天假遐齡，幸少須臾，無死，俾得白寃埋劍，蒙恩賜環，以竟其平生，則功烈且不可勝道。而獨以區區文詞見不

已悲乎。君之子杞梓梗校其詩若文列爲二編以序余屬。余與侍御兄弟親且暱也。於序君集義惡能辭。君名節字元達。別號蒙泉。弟名孝。字元愛。號吳石。嘉靖初。一時爲南北兩侍御云。

范太僕詩集序

夫人語生別者聞警欬之音而喜。矧存亡之求訣而微言未湮。發藏副於名山。滴然至握可按而覩也。不尤洵愉快乎。范太僕中方先生之歿也。其子某某等檢自遺篋。得所藏稿爲詩

若干篇。彙若干卷。業付剞劂而奉太僕易簣之命。乞余弁諸首簡。余爲憮然。已復解頤曰。夫語稱臧文仲歿其言立。豈太僕謂耶。余所不死。余友而以爲愉快者。殆是已。遂不辭而序之。曰。太僕少負雋才。起家膺歲。翱翔王路。幾三十年。數歷大藩者六。所過名山川之巨麗。固已醞釀膏臆。裨益覩聞。而當持牒執掌之暇。不廢咕俾。如經生。此其取材之富。發藻之奇。所從來者。非苟而已也。至於一時交遊往來相切劘者。又皆海

內之選。卽余不佞雅辱定交郵筒。返數千里。歲
不啻一再抵余。及其謝事還里。招社耆英。則自
對酒賓朋之筵。移策登臨之賞。會必有述。述必
累數百言。傳之同好。賡和殷鞅。余病或不能從。
而卮言時出。見謂有當於心。恒膾炙不置。及各
以業進有所攻。錯瓊瑜。卽亦驩然莫逆也。嘗曰
詩以言志。其教溫柔敦厚。卽事遂情。言乎其所
當言。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至於變化筆端。縱橫
象外。而忘其神詣之所從來。則存乎作者之自

得非假牽綴於一字句之工也。今之談者。往往
玩心色澤。不則蕩志空虛。指非本來。境無真際。
而方自喜。以爲獨擅驪珠。雄視千古者。吾不知
之矣。太僕語如是。故其爲作。篤信好古。質而不
浮。麗而有則。祖曲江之沉雅。吐高岑之壯浪。具
韋孟之冲融。體脩兼長。裊然大雅。而不委隨俗。
之妍媸。自詭於平生之槩。令讀其詩者。泯泯乎
若慷慨悲歌之及。聞英爽猶視也。而余謂太僕
不死。非漫哉。非漫哉。太僕故嫻於文。所撰著尤

駁戒勿梓故詩獨傳余聞之善帥者不空壘以
嘗敵時而攜舍於郊獨以奇兵縱輒收折衝之
功太僕集出而先詩夫亦兵家之以一奇見乎
其所舍而休之者於善藏其用淵乎深矣

馮咸甫詩草叙

馮進士咸甫才敏軼群騰聲弱冠嘗挾冊從余
遊會余解珪巖臥稍葺舊聞郡中談藝之士或
謬相推因目咸甫為高足乃余雅所稱說自傳
士家言而外不厯數數也而咸甫退以其私輒

好治古文間為詩歌傳自好事者余心竒之而
見謂多岐奪志時時有所諷規咸甫則起而對
曰先生無庸也受謹奉教終不敢工瑟而廢竿
則是時咸甫所為制義鉅行者已數萬言矣居
無何舉應天鄉試高等得遍交海內之雋學益
博聲日益宏則復志述兩都討論風雅褰糧齊
魯之墟登岱宗謁孔林勒石紀遊而還即再不
第欣然意得或肱篋發所藏以示友生曰斯亦
余曼倩之牘千藉令挾以千世於博一第即土

直足用爾識者以爲良然余壯咸甫遊且不得
以一節器之而咸甫所自叙猥以二業淵源或
有概於余者則誠慙焉夫公孫龍好爲人師而
技窮白馬郢人知聖漫而巧不足於運斤凡余
之抱尺寸寧詎咸甫能而咸甫之獨詣者余所
短也夫安取爲咸甫役哉無已則余昔師事古
老先生而嘗請益焉其終不可得聞出於二業
之外以俟咸甫及之而更僕者竊惘然不勝其
迂然是者方抑首避席諸談鋒間要無當乎大
舉百家盱衡論列以定咸甫之詩與作者相雄
長則有登壇大帥建旗鼓而聲之者矣

蒹葭堂集敘

東吳文獻率祖機雲更千百年絕有間矣而少
宗伯陸文裕公崛起瀕海入緯國華放辭瓊琚
旌視一世時論以方平原至其子楫思豫甫蜚
英穉齡嫻於藻績揮毫驚坐綽有父風載辟州
里業冠棘圍而以忌者阻抑遂終軼軻鬱鬱以

死纔三十有八齡所存笥草詩文若干首輯自
其子臺幕君某梓焉命曰蒹葭堂集零落殘編
不能十一讀者以遯家學之自知文裕公益有
子云嗟夫美好不祥修名賈忌意長畧促哲士
興悲若思豫君兼斯悼矣余觀自古以才而厄
于年如賈長沙之治安上書過秦著論雄篇巨
帙動關國體施名不朽固無復疑及若王文考
禰正平麗文勝之流寥寥短章僅一斑見而垂
芳來襍亦具稱竒何哉夫片石韞琦均資珪瓚

寸株中墨不廢工倂古之總攬百氏定價於懸
衡者惟工拙之間他尚奚擇哉讀蒹葭堂集詩
不滿百而命詞道逸屬思冲融務嚴體裁弗矜
色澤文不數篇而議論慨慷率依名節深切世
務薄視浮榮總厥撰著非苟而已且君以彼其
才藉令早致青雲得專治古則文詞之傳於世
者宜不啻是否則或假之年以須追琢而優其
成亦當深闢作者之堂矣乃造物咸靳之而姑
有托焉以見於世所謂不能盡其才者與余慨

平原之後迄無聞家而文裕公歿其文獻之存
乃有足徵如是故論敘之以明古今家聲隆替
所繇俾後有考焉

江峰集選後序

隆慶己巳秋浙督撫中丞岱宗谷公檄所司梓
呂江峯集時如忠承乏右轄以公命實校定焉
既竣事申之曰如忠讀呂先生集爲三復而歎
衽也先生詩本初唐法二張而晚出杜少陵大
曆諸才子間文宗司馬遷而有韓歐尺度且屬

思冲融無摹擬刻深之迹此其著作之槩也忠
自弱冠知慕先生名及長好遊則凡先生所友
善諸名家往往獲通紹介而獨先生終昧平生
嘗切恨之至是乃始得誦先生集蓋餘廿年所
臻嚮者一朝而快焉豈非幸哉忠聞之乘高易
呼順風易藝物理所憑也先生信良於言足不
朽而流風綿邈久且寢湮士好互異不有負當
世之望顯號章灼者是憑曷由揭赤羽而麾之
令趨者的哉昔馬季常傳學鄭康成而師道尊

王仲淹以房杜諸賢宗之而聲稱著名不虛立
士不虛附誠哉言也江峰嘗督學東魯中丞時
爲諸生出其門藉甚迨今而有斯舉而世乃益
知江峰先生忠於江峰集本其作且述者之相
爲遇也交賢之故樂贊而叙諸末簡

下車錄序

國家以時義程士非務記誦佔畢以文辭競麗
爲也將使訂傳離經推明作者之志以觀理義
之養其心者何如而舉錯之懸衡於是乎寄焉

云爾厥初憲令損益前代潤色之以儒臣士操
鉛槧而就繩約彬彬乎文附其質言多雅馴漸
漬既久日駑華靡而遠本實則剽竊支蔓之弊
興而多言繁稱以滋夸詡其諸師弟子之所誦
說與士應有司之求者類勦陳言轉相隸襲而
忘其將淫於辭茲明王之所簡也其曷藉以得
士今

上御極志興斯文用廷臣議力挽頽靡以還淳
古海內之士爭自磨濯灑然嚮臻而侍御豫

章見雲劉公適奉勅來巡江南深惟吏治之原率先教化悼道之鬱滯士課古而師今爰進諸文學相與考覈舊聞彙括羣籍總厥疑義罔不究極而折衷之一時章縫俄易觀聽而吳郡三庠屬公下車伊始沾化獨先固已朝廟夕括之凡有撰著親爲指授大都抑斥繁蕪錄其雅者積若干篇余得而覽焉類能稱先王根理性六經孔孟之微言洞朗章徹余有味乎其言之也夫中吳文獻素雄海內儒碩代作相繼主盟

實開厥緒髦士萃止又多合英韞竒將出緯國華光嗣前哲未艾乃先生復揚其波委以導之譬夏璜楚珩遍爲世珍而匪由琢成其何能器然則公之加惠中吳者其功偉矣公間世名碩族多獻人至公益競又嘗陳乞巖栖者數年其於究觀天人之際以正其學術而養其冲和者甚豫固宜經綸出慰蒼生而作人造士之功著於過化之區若是速也錄成署曰下車識首事也將梓以傳公實寓書屬余序之余不佞幸公

之嘉惠東南既始於蘇業迨吾郡士待下車者
方望塵而趨矣余願爲執鞭故樂道之如此

贈吳霽寰中丞巡撫貴陽叙

今貴州巡撫都御史霽寰吳先生余同年進士
也初與先生舉同年以才著者凡一數輩莫不
推右先生而余與先生交其始相切劘以文辭
於觀先生蓋淺也居無何余乞南曹於先生違
遠矣而幸侍其尊君苕溪公同官篤行君子也
公爲名御史言事謫外量移來留都留都人士

磬折下之公因與予爲通家驩而嘗語余士不
通於經術闇於世務薄法理弗講穢戎旅之務
弗學也嘗之弗知也則無所比數焉余念曰公
教我矣而竊恠霽寰先生以家學顯宜有槩於
公言乃其藝獨文辭焉著而餘未有以見竒何
也比余陳乞里居先生令常之江陰余從荆川
唐先生過先生於江陰及境農氓樂業賓旅如
歸絃歌之聲相聞入其扉案無畚犢鞭撻不施
於庭會方厲兵待警陳而觀之甚設也唐先生

私顧余喜曰吳君之政起矣而乃不虞君恂恂
儒生耳及蒞事固卓犖也踰年先生徵入刑部
主事余亦再謁京師列在郎署當是時海內之
雋願交於先生者漣然而集而余與先生遊愈
益暱其覩之愈益詳先生間嘗爲余談古今之
變覈理亂之原考鏡人事失得與國家興壞所
由較若棋置可復也比部職法理先生卽閑法
理已歷兵部兵部職戎務先生卽閑戎務先生
嘗與余觀乎射林從語騎射思蹶張超距一見

其長登潞河毘盧閣指畫都城形勝嘆曰古稱
天府神臯殆是令余得提萬人之師當一面於
外豈憂胡馬南牧如庚戌事哉其壯如此余又
因悟先生於學蓋博其才誠大而嘗與至發之
文辭於先生誠自其好乃固亦兼長云先生負
兼長之才以効當年之用是故始擢典學東魯
則東魯之政效再擢叅藩湖南則湖南之政效
又再擢秉憲江右則江右之政輒效乃今晉都
御史巡撫貴陽矣議者謂朝廷方倚先生重將

大用之而姑嘗以貴陽似矣余獨謂貴陽置省
實國家設險以控制西南諸夷而臨之重臣固
天下要轄倘所謂提萬人之師當一面於外者
先生不自茲試乎夫自古外攘內安之策莫如
因其俗務利道之而毋與爭於兵革貴陽雖邇
夷患顧法制既久人心已安卽不免跳梁孽釁
其間可檄諭而定不已則一創以遺數十年之
寧無難也先生之往第廣德意揚國威潛消不
軌之萌而無庸擾之如先王之制荒服此於先

生固兼用其長之日也有如

天子念先生之才大其望日崇不宜服在遠徼
旦夕還召以備三事大夫之列俾得盡見其奇
如周吉甫文武之翼戴王室銘勲鼎鐘則余所
未覩於先生者又惡能竟之昔人有智不搏一
鼠而見逐虎者從其旁指授格刺之方甚具觀
者必且笑之余嘗嚙一命貴陽而以親故弗克
往乃今爲先生畫如是苟以殉馮氏昆季諸君
請明嘗諗於先生則可而令先生聞余言也不

大噉乎

壽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毅齋孫公叙

為鄉進士
諸君作

嘉靖庚申鄉老先生毅齋孫公壽八十高矣時公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歸老於家優游泉石廸康葆真享有遐祉蓋名節終始云先是公在翰林職侍從會今

上初政公首以論思格心之業自許爰監古今治否興壞所繇著為韻語獻

上上覽大悅日置其編坐隅諷誅不輟因謂公忠實有經術可任大事宜備具時東宮官僚以資輔導故亟進公秩迄凡五遷而在宮僚之日最久

上誠知公不欲煩以苛細姑處之尊顯以養其望慮至深遠也公亦知上指日兢兢以其職圖所報稱其為大宗伯及在詹事時念天下大計無踰儲貳疏請二王出講經筵者三辭極懇輒報罷然其事有舉朝諸臣所不敢言者而

上獨於公弗讓固信之深也公竟以久於職莫
自効者引年乞歸

上弗許會方論相次且迨公或謂宜少湏公愀
然曰仕貴行志敢濡滯以虛 聖恩益求去噫
此大臣之道也公既得請歸越七年爲今八十
壽季冬十有三日屆公誕降期而 朝廷適以
是歲議藩封決天下大計蓋洋洋 聖謨淵衷
停蓄非臣下所能仰窺而要有槩於公言者卽
公之心積十載所未遂而驟聞之喜乃出於賜

歸祺履懸弧稱慶之辰此其樂以天下獨倍恒
情又老臣之心也夫老臣之心與小臣異小臣
者弗遇於時或委而去隱丘壑甘焉老臣則不
然故有在 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
者非虛語也是故公自懸車來迹雖在野每談
時事慨然隱憂或聞 朝廷大政羣下所建明
其善也則躍然以喜不則憫焉咨嗟久之何者
蓋其志存報主計切匡時誠不忍以去就遷情
而後犯人之懷也不然公自釋褐迨今餘五十

年其間再陳乞歸再召而起輒又引去其安恬退而薄纓冕天下信之久矣獨耿耿不忘於遲暮何哉昔張子房既定漢業而以儲位未安必致四皓以堅上意乃得遂其飄然從赤松之情公之爲心卽何異此或以公既去國視子房時方在漢有間矣而猶與其憂得毋亦典冠典衣之喻耶噫不然若子房所謂於其身親見之者藉令不幸漢儲未定而子房去則公之憂子房先憂之矣此豈可爲衆庶道哉古今言出處者

高二疏之行乃余老其時廣爲太子太傅受爲少傅當有不得其職而去者而既家居日揮賜金與親黨相娛樂吾誠不知其心使徒恣然忘世獨如前所云以具酒牢擊鐘列鼎爲懽謂之適志也誠不以公今日之樂易矣鄉進士諸君方屬觴入爲公賀聞余言也作而曰國有老成鄉有耆碩士有典刑吾黨胥慶而有頌於公禮也如君云爾則又有以獲公之心

賀封君高松石翁莫安人並壽叙

爲鄉諸親友作

初嘉靖壬戌封君松石高翁壽八袞逾今歲甲子翁聞安人莫氏亦八袞與翁並壽蓋異數也客相率入賀則翁嗣長君士方從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歸侍其諸子姓咸列斷斷如也而翁內弟之子莫如忠介於陪儉之列翁峩冠緋袍安人御翟帔並酡顏色笑出謝客客次第起爲壽甚驩長君之同年工部李君彥潛少司成朱君鳴虞暨者咸謀於如忠曰斯舉也信鄉邦之巨觀寓內之稀邁也子盍辭而張之如忠曰

唯唯余固願有効焉顧余所覩於翁安人皆內言不可以先客而恩諸君雖然其敢辱命夫高氏之先蓋以儒聞而不腆余宗自先大父東昌公與翁父武岡翁並舉於鄉且暱也余姑乃歸高是爲安人而翁在諸生間有聲其爲人負氣自喜慕豪士風耻澠忍媢媢卑論齊俗視功名可芥拾也一時與翁遊若大宗伯孫文簡公最著嘗目翁畏友而文簡業早第致顯赫余先主客君與翁聯業尋亦偕計上春官而翁獨偃蹇

弗售僅以歲貢詔待公車棄繻而弗就也安人者與翁處約垂三十年拮据佐翁可念而性解文義課諸子學親句讀如經師有忤督過之至跪請悔泣乃已卒成翁義方之教者安人也長君第進士既貴得封典爲翁安人榮閭里艷慕之而翁安人乃固若不省其子之貴也客以賀至翁謝弗聞而日閉戶焚香屬好圖史適飲陶然口不聞譏訶聲安人雖已貴不厭布素不棄藜藿不殄織縷不享特殮間坐小兜從一姬

累核過諸子及兄弟之子無問厮壁所賤遇之欸欸無惰容凡余所覩於翁安人如是可謂貴而不驕滿而不溢孳孳累行錫壽之符者矣卽今並享遐齡疇昔與翁遊者皆已寥寥而翁方強食久視如曾靈光巋然而獨存余先考妣及諸父輩皆齒出姑下而屈指尊行惟姑在焉又如芝茵特秀於崇阿陵霜雪而不凋也豈非難哉長君自筮仕歷推郡徵入祠部無何乞官而南已又以今官移疾歸寔惟翁安人是爲旣歸

率諸弟扶輿製綵日承膝下懽卽其志願有人
事所不能齊而獨享其完者此豈以三公易哉
長君嘗闢別墅一區稍葺臺池雜蒔花木數奉
翁安人遊詒余詩有星輝南極仙集西池之語
余爲憮然嘆悼知終不得同之於長君矧今摠
衣跋履旅進爲壽於翁安人登其堂觀文物賓
遊之盛心誠脉脉動焉益長君羨且固不能不
以思吾親者思一効於翁及余姑之側也獨稱
觴之禮乎哉諸君聞余言曰有以夫子之云也

吾等幸交於長君而侈其遭以上高氏之昌未
艾然於覩外矣如子之云詳內言哉可以考德
而徵翁安人之祐於無疆宜籍以獻

壽待封可泉先生林公六袞敘

爲其弟平泉阜南作

古稱右族之裔非盡簪冕蟬聯以仕官顯也蓋
亦有隱德焉卽憫然篤行無問勢能之榮而仕
且顯者恒藉之以共翼載其世此何也蓋車以
耦乘舟以協濟勢之相須也諸侯必有所與共
國故重宗盟卿大夫必有所與守家故篤分親

士庶人必有所與保其身故擇隸子弟君子誠志出而有樹於世而內顧其私非爲之父兄若子弟者固賢也爲維持夾輔之其曷有賴乎松俗故重禮教稱多賢然以文弊幾靡矣其或父兄子弟介於有位之貴盛驕侈以逞者容不免焉此如乘高馬麾順風易藝其勢便固然而忘盛衰更事批枝及根之殆於俱覆也不有賢者孰能辯此而無變於俗哉可泉先生林公今大司成平泉先生及嚴陵推郡阜南先生之伯兄

也二先生者旣已聯標踵武策名當途而公席累洽之資當方昌之運稍今有挾以逾涯分豈其力難哉乃能稚志清脩隱居好義力耕而食蓬累而行耻紛華統綺之御無濡跡城市走高門縣簿之勞硜硜然思以名節保其家聲初若不知二季之貴者可不謂卓然賢達秉昭曠之識者與夫二先生之行誼世方景如斗嶽以謂山川之英必且鍾於兩駿而惡覩夫滋培寧輯默贊其中俾連壁之輝弗點而夜光無類者公

實與焉。昔慈明叔慈朗潤並曜安丘安道進退
兩尊君實伯康友恭茂著若此類史咸列爲美
談。今二先生蓋君實者倫慈明安丘弗道也。而
以公潛德自將功在家世。視叔慈安道伯康之
躬修玄默稱於逸民者。又曷讓哉。公今年六袞
二先生適膺簡擢。展其梓里。會公初度。並謀稱
觴壽之。屬言於姻氏莫子如忠如忠無以頌公
者。竊惟天道虧盈益謙。其於人也。祺履隆替之
符弗能違焉。余觀公志處盛而約。賢而下。人得

謙道矣。天必益之。卽自是。今二季者。日躋鼎鉉
揚鴻休。諸胤興於箕裘。滋大林氏未艾。而公錫
用純嘏。以百歲享。夫豈倖哉。二先生以斯言入
壽公。公屬觴引滿。浥而損之。以莫子入。曰。子云
盈虛之理如是。觴矣。敢不飲德。無忘子規。

敘率庵世德

天台率庵吳先生雅慕其鄉先輩竹岡趙公之
爲人而學事焉。從語繕性之旨。公曰。子之性近
率矣。亦知其辯乎。曰。未也。曰。爲欸欸儻儻。簡以

直焉將漉漫不恭狃以厲焉則子奚擇曰吾寧
款款儻儻簡以直哉曰若是則無惡於率矣先
生乃退而銘諸庵而自號率庵公之教也先生
徹子悟齋使君推理松郡數過莫子於委巷道
先生平生其畧悃悃蒙靡事機械委心順應
一返於自然苛禮縉節鄙弗屑也可謂能率而
不謬其師說矣莫子曰余觀天台勝擅寰宇其
以靈異鐘而爲人當不難於豪雋激烈之推而
褻然博大君子如所云竹岡趙公者余從縉紳

聞其人竊心嚮之晚乃從悟齋使君遊察其
器偉然其辭確然而中冲然其治以經飾吏秉
直任公務廣其慈惠循良之德而不爲擗據刻
深皆率教也是故上熙下恬政以最著卽余不
腆辱道誼切劘之益多焉以爲君第得於山川
之助植自其性固然乃遡流考源則世德所由
來也聞之先生蚤歲喪其室時使君方五齡而
先生懲伯竒符起之事終不復娶以育君有成
此其甚大盛節而瞿瞿焉義方之迪恩兼教育

良獨艱矣宜發祥之昌熾也夫家法紹聞世濟
休美自古記之昔宋公璟見韋安石之子陟而
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余非使君無以知先
生之賢非先生無以知使君家學之自此之爲
盛德遺範不殆於宋公之云乎郡人士相與播
之詩歌以彰厥懿余故敘其事簡首俾入越而
觀風者不惟明吳氏之世且以嘉此邦之多賢
也

贈國醫後山王君敘

大梁松溪都先生以尚書郎出叅松郡會海寇
猖獗奉監司檄分兵守要害夙夜靡寧數冒矢
石歷寒暑凡二年所因瘁甚久之彌劇所從醫
療盡郡之良持弗能決於是後山王君至自姑
蘇一診視卽明病所繇其治務去標邪而內固
其本頃有瘥先生以王君能欲張之寓書莫子
曰昔秦越人倉公之徒得太史氏而名垂吾子
倘不余鄙豈亦有意王君乎莫子曰唯唯夫先
生以吾民故不愛其勲余不佞無能著七發如

養生以起之疾敢忘徼惠王君寄甘棠之思夫
王君於技稱良矣故君蘇而能使吾郡重因知
君以其技遊所至如松而能使他諸郡重史稱
秦越人鄭產也迺其至洛至邯鄲已復至咸陽
鑿屢試無弗售者豈有他故哉所習審診起量
衡合色脈表裡有餘不足順逆之道明乎諸衆
鑿所未辯而施之弗舛故至輒竒中視其徒同
術而效去之遠矣今王君卽何異古所云余嘗
慨論時事謂今東南民罹寇虐其譬諸疾幾殆

而當事數易必且如求醫之良非有卓乘全智
燭於昭曠之外明事始失得所繇及今勢緩急
而善其所爲以求必然之畫未易卒辦也醫之
所患在任臆而務更張拘方而踵途轍此二者
凡懲於昔以僨績而務反之與襲其嘗試以爲
新功而忘病者之不可以湏臾其施於醫無一
可者而况於圖事乎醫之所療係一人而事以
千萬人之命或聽於獨弗慎將大先生行與戎
議籌幃幄收王君之功於東南倘以余意質諸

當事者一決以活吾民余言之效過枚生矣豈
特可贈王君

贈石汀殷大叅擢江西總憲敘

隆慶戊辰秋浙右叅政石汀殷公擢江西按察
司使比行其僚三司諸君祖於郊宜有贈以屬
如忠如忠念自承乏於茲以至與公別之日閱
月耳於公行事弗詳而嘗視偉公大都倣儻魁
梧有大畧卒藉緩急者其人也及從諸君誦公
沿浙之政於視篆督餉攝諸道事所至多釐弊

興利功炳然列也而郭公黃涯又爲予道公之
素始益詳蓋公嘗仕給事中事

先皇帝數言事以直聞會方士用禱祠惑左右
令公卿以下得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且追諫
署而公等不與尋被逮榜笞 闕下公於是因
乞外乃遷督學粵西粵阻嶺以南去 京師萬
里非士大夫所請也而公怡然安之至則廣厲
學官崇古右文所拔士多知名撫夷道缺公攝
其事夷酋有郅起爭田格鬪甚者吏莫敢詰而

公以片檄散之願輸所爭田於官以益兵餉大
中丞喜亟上其事而中有憾公者未幾陟滇滇
古西南夷絕徼武定夷酋歿婦姑閔而爭立事
本激成公偵其然議撫之便而當事者欲以爲
功趣興兵誅之首走蜀無所得志徒欲詐以捷
聞公憤不平移牒自劾以謂人臣建節萬里外
不當相蒙罔上如是事遂寢酋亦尋自來歸而
直公者籍籍於朝矣居數月以憂去服闋補楚
臬未至擢叅浙藩以至今 命此公歷履之槩

聞自諸君知公者夫今人情以禁近補外非信
卓輒通方之才鮮不務於體局爲名高多所弗
屑及抑鬱久而懈生索然萎爾至變其初者有
矣而公議槩著於立朝既杰杰如彼及仕歷諸
藩又各循循焉以其職効如此卽三仕一官歷
十有二載而志益競業益起曾不以摧挫抑鬱
之故自詭其平生皆人所難也向令公在諫署
少自挹損與俗浮湛顯身日月之際矣何至榜
笞之辱及請外遷苟擇善地自便無不可者又

何至再投荒徼而不辭先是數年士行卑甚巧
宦者苟不名節顧以鶩谿徑倏仆而倏興者多
矣公不出此獨堅忍以累行遲久以俟時譬松
栢處於深山零霜雪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
豈不毅然獨立落落偉丈夫哉茲行將總憲江
西矣夫江西於浙壤接而輻員輿區也近歲中
外有司頗競武健爲刻轢豫章之間兵革甫戢
訊獄滋繁民幾罷矣

聖天子初御恭儉長厚之德盎然海內外以公

所持要爲識治體不謬於張弛至當宣

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和其民而懲摠
摭刻深之弊此今日持法之衡也若乃考鏡將
來之休績則有滇粵與浙之故在而又何難於
竒偉通方之才如公者哉諸公咸曰然遂書以
爲贈

宋山人前津君敘

宋山人前津君今御史賢之大父也壽七袞初
度辰御史以余在通家奉其世系列敘山人行

事屬余文之將佐觴也余覽而嘆曰夫宋山人
經世之德所從滋久其於垂禎儲祉翼其祚而
昌者寧詎獨以年哉蓋聞古昔有道之士敦土
博資咸當四運雖耀質晦真殊塗異軌然養道
各遵無戾成性故怡悅守終提挈天地和於陰
陽多艾老以千萬計厥稱至人古之極也降而
堯舜之世汾濟河洛之間比屋具美擅可封之
德黎民上下咸耕稼飲食以壽終雖蠻夷戎狄
采服荒化之民亦莫展其殘悍有若漢興百年

人民樂業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不
井見游傲戲嬉如小兒狀然猶有古之遺焉
後士以知慮猥巧鑿其性物誘情好戕其生間
閹之行無係本實而江介沃土之民風流彌甚
然而無完朴者况克壽乎况克壽其世俾永無
歎若宋山人者乎山人家東海去市賈之習餘
百里不見囂緇肫肫有上古風惟日務耕稼作
苦民藝歲時伏膺或宰割為禮以次上壽知樂
利而已所居饒魚鹽海錯澤藪之民驚焉山人

弗朶以爲利世變沿革多長短山人亦不喜聞
人有不給則推已畀之任所施及多折券棄責
行誼當世務在損於制度蓋七十年於茲矣卒
用以常術起家保有後祿其子一默君烝烝慕
義率其後以儒業而少宇拔穎藝林方任御史
載簪筆入爲邦楨數廿年之間禮讓孝友爲世
名氏四世種種上下相襲聚其天和而無所乖
戾立隆古昔爲世難老亦生人之至貴也豈非
六風可長哉莫子曰余讀莊生論蹕豹張毅

養生焉豹養其內而遺其外毅養其外而遺其
內二者雖異其於弗克享云一也而善攝生者
乃如牧羊然從其後而鞭之則山人謂矣山人
含醇葆真怡然物表然而聲流乎薦紳胤系絲
永興起未艾殆鞭其後者與君子以觀累行之
效攝生之符而卜壽宋氏者必山人也

賀大宗伯平泉陸公七袞壽叙

爲郡中諸
鄉進士作

萬曆戊寅仲春九日爲大宗伯平泉老先生陸
公七袞懸弧之辰郡諸鄉進士若鄭君某姜君

其黃君其盧君其等咸謀稱觴壽公徵言於其
子或曰公負康世之畧而陟鼎鉉有年矣國
家誠急求舊不當處以密勿養用大烹明尊嚮
耆碩之效而獨齒於其鄉在三老之列令弟子
屬觴盤辟鞠踞爲容以煩長者禮與或曰公雅
薄進取而安恬退即視大烹不若糝醪之甘也
滌鼎食不若一獻之勤也吾黨於公里人也有
相賓之禮焉以相賓之禮禮公奚而不可莫子
曰不然誠若兩言者是槩公以出處顯晦之迹

而非達觀昭曠語儒者之功也人之言曰文武
周公而上達而其道行孔孟而下窮而其道明
非也古之聖人演易明疇而議禮樂即所謂得
志行乎中國者不明道乎孔子雖不遇時退正
學以誘世至作春秋曰吾將見諸行事故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也孟子論士曰其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明二者有功
於世均焉故孔孟之道無日而不明於天下即
無日而不行於天下世徒見夫好遯爲高如踰

垣負石竄葦立槁之徒以方君子之不仕又惡
覩夫激頑起懦爲百世師持高節而慕侷儻竒
偉之畫策此賞不黼袞威不鈇鉞而獨以其道
風示天下若揭日月而行之者其功可少哉公
少負才名成進士袞然舉首比擢中秘幾顯矣
而亟䟽乞歸方慕隱約之義孳孳績文樹行遂
成大儒而以身任天下之重益不苟故自起家
迄今里居拜官者三而陳乞之䟽凡六難進易
退之節較然在人推其志倘所謂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耶余誠未覩其深而卽其進不
隱賢語必依正與夫所至施爲之畧䟽言上前
者數事而知公之擇於見可所自處者審矣是
以功用方興介不終日世遂以公誠重挹損而
蒙道大莫容之疑庶幾旦夕一出以慰蒼生不
知公之功在天下固不待緩佩盱衡日陪大廷
之議而後見也今公自大秩宗賜沐歸里泊然
遺榮乃斗嶽之瞻嶽嶽朝野鄉閭藉以表正學
士景爲師模議國是者以卜人情仕於其鄉者

以咨吏治其爲維繫人心漸漬俗化而默贊於
世教豈其微哉故謂公之道無日而不行於天
下可也諸君不聞國家樹人之意乎夫樹人者
非盡人而樹之也天地之道有以積於不用爲
用者惟人亦然今天下俊乂在事非不斌斌至
以二三名世大賢卓犖殊倫者姑佚而休之乎
野辟鄧林之材不必明堂垂和之珎不必武庫
其置若遺而還之也若取諸寄卽其間得無有
若師尚父鬻子園綺之倫出於一嘗試之奇者

乎是

聖天子所以倚公於社稷之重而誇示華夷者
甚盛又何出處顯晦之間爲諸君聞之曰然微
先生詔之吾幾無覩乎大都乃今知所以壽公
矣桓鬯既陳辭曰以社稷故願公壽而載莫子
之言從

贈中丞明厓張公平寇敘

邇歲島夷猾夏荼毒元元有司狀聞
天子震怒爰集廷議遣帥專征仍勅巡撫都御

史提督軍務與總督大臣合謀經略以光安攘
而黠酋叵測驚匿獸散伺懈則進薄城邑見危
則退保阻深官軍無所得志撫臣數易咨嗟搯
腕恫疑虛喝迄無成功何則兵疲於師久財匱
於不貲力分於潰出禍積於蔓延雖有善者莫
知爲計迨今大中丞蜀明厓張公奉命而來
開府松郡目擊時艱慨然有廓清之志天實厭
亂寇稍轉徙公亟下令曰葺我牖戶慎我封守
集我流亡寇聚越境大兵既會克有期矣第益

發兵具艦以脩要轄相爲聲援大兵交其前吾
扼其後寇欲奮則不格欲還向則有以待之勢
將自促畫既定供命者各以其職從事公方坐
策從容而凱報聞矣公喜再拜稽首歸功

廟謨越惟一二執事咸庶宣力之效而郡侯黎
君暨其僚若屬仰佩勞謙還頌休德屬言莫子
俾敘公伐傳之無窮莫子曰余觀前載所稱禮
樂之化弧矢之威於用術固殊矣乃齊人譏儒
者有禮無勇至夾谷之會一麾衛士而寒敵國

之心晉楚力爭是雄而帥中軍者匪說禮樂敦
詩書無異也因斯而觀文事武備實相為須不
周於德非儒之通者也此惡可為一節之士道
哉明厓公與余同舉進士是時公以能文見推
汗漫篇章懸河溢發非獨其才固優亦性之近
也及宦迹所如湖藩以撫苗著淮揚以弭盜聞
至掃除宿寇惠我東南其在今日尤功用昭灼
可紀者也非誠材資文武體備兼長折衝於樽
俎之間者孰能與於斯乎昔宣王中興尹吉甫

佐之征伐詩人歌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今
天子方弘中興之業誠願得臣如吉甫者而公
以兼長之資際功名之會卽嗣是晉陟樞衡謨
謀密勿為憲萬邦視吉甫於周不足專羨余懼
世鮮全才謂儒吏第專經術而以非常偉績獨
歸介冑之雄也故獨論著公伐云

送中丞見海翁公叙

東南諸郡瀕海沃饒民號樂業自島夷猖獗侵
歲相仍有司告急安攘大計方厯 宵旰而東

南多故矣嘉靖己未寇犯我境嘯聚三沙官軍
迎擊之未發今大中丞見海翁公奉命督撫
江南既下車會荆川唐公適來視師公雅重唐
公亟就圖事寇聞爲攜舍二公遂謀以兵威之
一舉而有殄殲之績

上賜金幣嘉寵之公志益勵爰檄郡縣求閭閻
疾苦軍國機宜所當興革者條上之凡三十餘
牘無不一一當旨見諸施行余所獲覩者如
振軍威則有覲奏計功之疏飭兵防則有練兵

置將之疏明法禁則有鋤強弭盜之疏寬民力
則有乞免差官緩徵賑貸議處馬政之疏至論
信賞罰以激士心精選閱以汰冗食嚴舉劾以
繩吏治施爲次第可畧而言矣夫公以間世名
賢撫運而出一時應變之才明練之識體國之
誠固自其性乃獨任事未幾功用繁興如是一
何速哉盖公嘗以叅政督餉蘇松當是時倭夷
首難民未知兵上下囂然一時總帥撫巡諸臣
非不有賢智負時望者經略其間顧上下之情

未乎軍民之紀莫統兵食匱乏而將率之情素未相閑也公以一身負荷其間內贊樞幄外給軍需上宣德意下達民隱復以忠義鼓敢死之士惠行信孚人樂爲用故一舉而有得勝港之捷再舉而有周浦之追又大舉而有陶湖之績安攘大計公力多焉蓋公在事久諳於濬譔芻蕘弗棄一切誑俗之淳澆時政之利弊賊艘之出沒津途之險夷條貫畢陳若指諸掌其所欲行而格於勢與時之未遑而姑有待者皆已嘗

之其在今日批郤道窾動以神遇百司指受成事所向無不宜者凡以是故也譬諸射者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操弓矢則敗績厭覆是惧而何暇思獲公其閑轡銜而役良基矣獲豈足云乎余間侍公聞語韓范功業謂君子欲有爲於天下莫患乎威望隆重然則忌者害其能敵人憚之而得以爲脩故以偉然兩賢隨用隨阻不能迅掃西夏以展其平生余嘗識之今觀公所掀揭豈出韓范之下顧東南方賴保釐而忽有

別注之議俾不克究施設此得無亦威望隆重
之故而與前所云嘗試之效易於立事者異耶
或以方今天下之勢其理之緩急莫先內治上
且旦夕召公入踐台衡以資內治故不欲久勞
公外獨惠東南倘斯言幾是則吾民之不得私
公也亦宜余與公同舉進士且暱也於其出處
詳焉故得論著之如此

崇蘭館集卷之十一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贈郡倅韓雙泉擢蘇郡丞敘

郡倅雙泉韓君冀產之良也由選貢筮仕知滑
縣事已乃遷教授於松至郡期月士交口譽之
而余獨謂以君之才直不遇時且格於調故無
以見竒假令早獲一第而乘功名之會以見其
長倘所謂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者必其人也居
無何倭夷犯境所過披靡有司莫知爲計學士

縉紳先生輟弦誦以談攻守而登埤者逮章縫
矣當關而譏呵者盡博士學官矣君乃與其徒
分城而守賊猝至攻城急魚貫盾捍而進計必
逞君雅善射第挽弓持滿時其卻射之一賊搃
盾而斃餘繼進君又時而射中賊股斃旣又時
而射中賊面輒斃賊以城爲有備也悉引去境
賴以安方是時朝廷未遣帥百姓不知兵卒然
變興非君三矢之竒幾殆君因是有能聲數見
旌舉尋以教授擢吾郡倅君旣爲倅則奉當

事者檄日率兵經畧海上迄不遑寧視牒而暇
則杖戈矛散吏而出則臨戎伍如是越歲巨酋
穴境內合外援以萬計忽徙而南抵越境扼於
大兵聲言還向當事者檄君以兵遮擊之君益
勵武陳而前與大兵相聲援躬擐甲胄示吏卒
殊死守無縱賊所如賊計乃窘大兵得擒滅盡
其黨君受璽書褒美金帛之賜有差未幾晉爲
蘇郡丞蓋君之終始顯名者良以善射云昔人
有言天下無害菑君子無所施其才天下無禍

凶智者無所與立功余觀韓君恂恂儒喆日與
博士學官揖遜黌序責以作士而無竒迨秉弧
矢從材官蹶張嘗之禦寇而輒效此豈非材質
之殊而士所自見者固有待耶則君繇斯而往
於功名之會又惡可量也余承三公命嘉其懷
賢願治之心誠閔然重君去故於君行事得論
次其大者復焉而郡人士之公其詳在輿誦弗
著也

送李雙峪督學山東叙

先民有言孔子之道大門弟子學纔一體原遠
而流分故子夏之後迄爲莊周余爲廢書而嘆
也夫莊周其學不列於聖人之徒久矣而云出
於子夏余甚異焉及觀子夏在聖門以文學名
嘗自謂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然
則商之學固未純宜乎其難爲繼也而不當獨
罪之周夫莊周其言崇黃老詭六經儒者類擯
弗道至盜跖等篇幾於狎侮聖賢而不遜乃余
竊味其指以盜跖而詆仲尼明非其類也而孔

子之道顧益尊此得無比世之非聖者於跖猶
衛道之干盾耶周復有云魯國之儒一人爾夫
曰一人者尊辭也則孔子當之安知周之意其
不陰欲推附於聖人而明與抗衡以自背其說
不殆於文學之支而紛華之爲悅其流弊固是
耶今周之書具在總其實凡以脫屣聲利而逃
富貴之榮冲然於得失之境有足多者世儒務
孔子之道言而志驚進取誇矜勢能之榮如蟻
附羶鴟鵂之嚇腐鼠者徃徃而有又周之所詆

也是故文學之好即比於紛華猶聖門所不廢
莊周其靡爾今欲求聖門之緒而遯子夏之淵
源苟不爲莊周則可矣而文學之務去此如壅
川而止潦截繩而解焚其有能濟者哉何則魯
在今日亦猶聖人之鄉也誦法孔子者方揭日
月而行顧所師牧之者何如爾自昔秦任苛政
儒術詘焉漢興稍以經藝潤飾其治即魯中諸
儒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喟然復興於學魯
之足用明也而當其時方用叔孫通爲太常公

孫弘爲博士學官以教子弟乃欲稽古作人誘世興學以臻於治不亦難乎故語文學者非所以背聖門而因俗興理善變以維風亦不必盡去其故傳云齊魯於文學其天性也今大夫學齊魯之學而身師帥之卽不能捐益文質一變而至道乃博文約禮孔氏善誘之家法固存試踵而行之豈亦有漸淪之術鼓舞之機者哉昔太史公過魯至闕里見宗廟禮器徘徊留之不能去彼車服禮器於覩末矣苟有存者猶將以考洙泗之源而况衰然儒雅文章禮樂之觀爲多士日誦習者何莫非道而必更化易術然後爲教耶大夫往哉第慎所率之二三子抱遺經而談藝者履滿戶外矣

贈楊大行逸少使楚敘

余齠年從鄉先輩學士遊聞道邑右族才子第則屈指楊氏云而自余挾策志進取書名閭胥聚邑之子弟固已途邁楊子逸少角方鼎也乃端視矩武而止顛顛而言徐徐識者噐之矣曰

玉峯憲副公是先正誠長者不當有孫如是耶
於是楊子聲籍甚而有司閱士之優異輒余後
先齒因締交焉楊長公晴川氏亦時之雋也性
方嚴持議耿耿課楊子日有程諸願交於楊子
者無所入而獨喜楊子余友也余先君義方之
閑首慎交與余不敢私所附離每楊子造廬先
君改容禮焉以故余兩氏遂爲通家懽獨自蚤
歲矣居無何楊子丁內外艱歷坎壈而余幸以
游優卒業領鄉薦取進士第媿楊子先而楊子

輒喜余先曰昔貢生彈冠吾以子自卜也越庚
子歲果亦捷解畿輔尋登甲辰進士而余乃寢
苦抱疴者踰五載迨復起家適楊子撫仕期卽
先後出處淹遠之迹屈折符合矣豈不數哉今
方聯轡長安遊相與驩甚而楊子且以使楚余
別問贈夫余於楊子遊非昵也余有言於別則
楊子規也使事有職駟牡皇華之詠備矣豈其
觀美輿服榮哉春秋繫使於天王非一而終鮮
與辭蓋其慎也及若列國諸侯聘問之役苟式

禮不愆嫺於辭令猶足重其國而折窺覷之雄
往往照曜史冊况儼然王人啣絲綸之寄賜含
視祿恤貺宗藩者哉古之曰不辱曰專對曰觀
風曰靡盬可以思矣而楊子誠志於道多亮節
間語世事及古今名碩輒躍躍動義色雅共期
待之辱亦既有初尚胥有終也余敢忘楊子規
哉而或以楚雄藩多古詞人賦遊迹逝將浮湘
而歌郢焉助竒於山川斯亦楊子之閱覽極娛
也吁其然乎

壽方伯笠江潘公六袞序

為上洋諸
文學作

昔者余聞今大方伯笠齋潘先生之為人於先
君子以嘗計偕京師舟同濟也曰是其養淵然
深矣余不敏自是知潛心於先生而先生方仕
籍甚初領州事歷郎署外補藩臬屢遷以迄於
今其文章政事之所著列卓矣讀鈞州去思碑
考其行事及若典試河南視學粵西惠利在今
浙者咸可徵睹也余益心慕之既乃一再覲先
生稍復披挹玄風飲醇噓和則見以為惓惓款

欵儀文之闊而寒燠之不申悵焉將莫開余也
又疑先生以彼著列所至卓躒此其人當魁岸
軒舉英辨泉涌就之意傾而顧未有以見竒者
何哉於是退而論於其鄉乃邑文學章縫之徒
徃徃佩誦行誼其忠實心感於人無間言而子
弟訓之率恂恂雅馴興起義方未艾余乃作而
嘆曰夫先生者不殆於古稱君子有道術者與
故出而潤色於文學以政事表見者如彼入而
脩於家信於其鄉之人者又如此而闔然德容

粥粥乎若無能焉所以居之也可以觀養矣而
余先君子之云有以也夫史記漢張叔其人以
誠長者處宦吏不敢欺萬石君居家以孝謹聞
乎郡國此二人者皆祿上大夫以功名始終而
兩家子孫亦各顯名累世古今以爲美談其他
爲吏非不有過人之能史不勝書者而患莫自
持訑訑然暴之務華而絕其根卽君子無稱焉
何者滿損謙益天之道也人惡夫上故曰聰明
睿智守之以愚功蓋天下守之以儉先生所以

不出於彼而寧出於此也今歲丙辰先生自浙
藩入覲

天子道其梓里會六棗懸弧之辰邑文學諸嘗
所佩誦先生者徵余文壽之夫繇前所云先生
之德盛宜永終譽固獲壽之符也而奚以余文
為余聞君子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有賢如
先生余固欣欣願為之執鞭庸何異於其邑人
之情是余所以壽公而復諸文學之請也若乃
叙顯榮十勛烈介繁祉祈鴻休以徵諸天下則
不朽又奚以余言為哉

賀徐長谷六十敘

為郡諸
文學作

奉化令長谷先生徐君少負雋才弗售耻卑論
齊俗乃為俶儻不經以軼駕當世世或謂之異
人而間讀其文多雄深宏雅褒然成一家言於
是又知君諸所學術咸有理緒非苟而已也是
故上自天官象緯地理名物之數下至農圃卜
筮之書而其秘攝精御氣神仙黃白之說靡不

涉其大都時出論列淵乎莫之能絀也故里中
文學之士凡以藝事相切劘咸樂交於君而君
蚤歲遊所至藉甚海內薦紳先生率知長谷名
矣莫子曰余讀東漢書嘉其世以名節風天下
乃一時諸賢嗣響蚤出心甚慕之及求其中隱
約行誼不假勢位之榮而聲稱尤著者得一徐
孺子焉玄風逸致百世而下激頑起懦可想見
也假令今之爲士適弗逢世無能建當年之勲
以明得志卽雅負時譽如君者不殆於古徐孺

子之倫哉而或以東漢諸賢率多相標榜爲名
高而以君之才容未免務見所長以蹈諸賢之
轍則不知君矣夫士誠重其身不忍沒沒與庸
衆齒也古之達隱如劒術鼓刀謳歌擊筑之技
皆欲有所用其長君以彼其才使得階尺寸展
其平生當攘臂而議功名於世何難焉乃窮其
道僅舉於鄉而弗獲一第晚獨嘗以小邑卽稍
見注措而其大者辟學屠龍無所用之卒扞當
世之罔此其志有抑鬱而不得施也無寧姑有

托焉以自見安在其異於庸衆人乎蓋至晚而涉世稔也病諸學術之支而無成始益潛心於知玄守默之理閉關葆真專力於其所至蓋行年六十而玄髮蒼顏示道氣於眉睫若深有得者而僂僂乎將逍遙於方之外不可以竟其域雖目之異人奚不可也而吾黨同志於其初度觴之方相與以祺壽祝又惡知君技之有進於是而獨以其所不足聞者譏譏爲乎

壽姚母李孺人八袞序

爲同志諸友作

莫子楚遊至南嘉薦紳文學能言其鄉前聞人李大厓先生者弱冠舉於鄉慕白沙陳先生振學東粵而往師事焉卒不復赴春官歸養其母垂二十年伯兄大司馬及仲廷評君聞大厓風一時盡解官歸大厓因日與兩兄者奉母夫人甚驩每進食前起舞爲壽或擊缶而歌母夫人亦時應聲和之如是竟其天年而大厓之子二人爲諸生異等亦以侍養大厓不復就試里中傳爲美談名其山曰大厓識李所居也莫子聞

而異之念莫子有母不能養而徒銜一命馳驅
萬里無補

聖明有如母氏憂不食何養之及圖遂迺迴車
南嘉亟上疏乞歸歸而得旦暮具甘脆太安人
而時道大厓之行於莫子之友姚子隣氏子隣
當上春官固以母老不欲行聞余言色黯不怡
作而曰某之母八袞矣自先君東野翁早背某
母孀孀嫠居者餘三十年艱難育某有成而未
食其報某誠願如吾子言得遂一日養卽何有

於三公而猶以微名羈縻未聞乎大厓之風某
竊慙焉於是莫子慰之曰子隣未聞禮乎夫啜
粥飲水盡其懽斯之謂禮言事親者因分以致
其情而無假於外也子何患焉卽大厓者於子
爲之夫奚難姚子悟因絕意進取思以其力所
至承膝下懽會母孺人李方初度偕其弟若子
爲稱觴禮列笙竿具殺醴交酬於堂歌白雲而
享之恍接宴乎瑤池而忘姚子之非鼎食而養
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大厓信純孝乃不

謂能感其兄若子又數十年而聞者興起彬彬
若是於錫類寧有窮乎然姚子雋才卓犖母孺
人猶強食所親者或說之入對大廷徼一命爲
孺人榮固孺人志也誠若斯言則姚子之孝且
固有在又奚必大厓之迹同哉諸友既次第屬
觴稱賀而言逮莫子因本感發所繇叙之

爲周生送高郡推赴召敘

里中文學周子子賓脩辭積行在諸生間者餘
廿年矣嘉靖壬子當論秀於鄉而博士學官郡

邑吏蔽弗以聞會督學使者至思廣賢途以振
淹抑招駿足也檄有司羣東南之士才而佚者
校焉今蘇郡節推望梅高先生實司遴選首得
周子噐之以薦而周子用是顯名遂捷畿輔一
時縉紳之徒罔不服先生知人又嘉周子能伸
於知己也無何先生以治最徵周子啣恩感遇
悵然於睽攜之悰問贈莫子莫子曰有以哉周
子之篤於義也余讀史至越石父寤威之事嘗
慨賢達神交氣類相感此難與世俗道之故窮

達異逕趨舍異規逢累之士砥行劼節脩諸隱
約不有當途顯號特達而相知者誠爲之先卽
茂材卓躒庸不免湮沒與蕭艾等爾蓋幸不幸
所從來也周子懷瑾握瑜當不廢於世方其闇
然任質不能炫附時好以見其長則有排擯不
錄按劍於暗投者非誠遇其人秉哲闕朗心遊
牝牡驪黃之外特達而相知是使越石負芻以
辱而甯戚哀歌飯牛阨窮而無所入也然則周
子之德先生而不容已於情者良有以哉余嘗

識先生於傾蓋一語披襟欣然有合知其誠志
當世之務而於人材尤銳意焉周子孱然一諸
生耳行隱而未著志畜而未伸先生有味其言
卒見甄別矧今內召待問衢室以佻耳目之可
方將佐天子登儁又拔異倫裨國計其所推轂
士直此哉而周子之務增脩其業圖所未竟以
荅知己者又不當規規於離違之蹤而無以進
於是也爰叙其事致交勗焉

壽大封君素岡陳公七袞序

爲邑諸
縉紳作

今歲甲戌封翰林院編脩素岡陳公七袞壽其懸弧之辰諸鄉縉紳先生雅從公遊及交其子太史君者期入而觴公客有屬余言佐酌者余謝避席客問故曰余少也孱嘗志治古而晚誦於力間起操觚則蕭然欲眩氣湫底不得信余懼夫務華而絕根非所以慎攝生而養壽命之原也客聞遽曰止子云攝生而養壽命之原則惟公能請得廣子之志可無易言而於壽公也多矣余曰唯唯客則安覩而云公能曰吾覩

之行事夫公長者於植性完其處心厚設誠而蹈中無町畦欵言卑卑直舉胷臆故與公居者若飲醇然亦不復以機智虞公望而知爲有德夫非其天者全而所養誠設也能爾乎天全故物莫疵厲養設故遇境而不遷余觀太史君所更歷凡爲升沈顯晦毀譽榮辱之途幾半平生於公皆境也有足以慰公者乎則物莫疵厲之效也初太史君舉於鄉財弱冠而數上春官不第幾困家食闕然三釜之養而公固安之踰十

年太史君始成進士成進士則簡中秘陟清華
籍甚公以其時獲封典被章服榮則幾盛已
而公箴有也嗣是而後太史君承譴左遷已召
還禁近已復不容免官里居何數數也夫屈伸
恒理古今共然達者何有第幻形過睫如環無
端倏而起倏而什皆世所謂可喜可愕足以移
人情者公嘗之矣當其時賀者未竟唁者已及
咕囁之狀紛然至前公兩謝之爲弗聞也者而
獨囂囂然若有以自適無論得志卽履拂抑等

爾顧目從耆英之社相索爲驪不寒暑間暇則
引隣叟爲曹步履過從任所如返或對奕終日
額然忘疲性不喜封殖鐘畝所入僅埒中人取
給朝夕餘以期媿舊之貧者所居委巷負郭帶
阡爲藥闌割旋馬之隙門逕蕭然皆豪慕者所
不堪而公宜之不知其爲約亦不以羸詘語人
至一切戶以外事絕不置唇吻卽語之亦不耳
屬公於涉世何泊然無心獨遊昭曠之外而不
以形神自累如此公豈進於道耶抑亦質行之

偶合耶昔人語忘械則引漢陰齊得失則多塞
上夫惟機忘故能齊物能齊物故得失無以嬰
其情譬蟠木處山雨露潤之而忘亭毒之功霜
霰摧之而忘虔劉之志卒之輪困擁踵以遂其
天年公似之矣壽胡可量哉公今年七袞玄髮
酡頰龐眉皓齒強膂力如少壯時此其徵也自
余所覩於公者蓋攝生之符莫大於是而奚以
易言爲乎客語旣聞者莫不洒然易容而余得
理前語爲公誦之退而喜曰客則開余而固不

知吾道吾志之誠似公也傳有之談言微中可
以解紛二客余難而賓主之禮成余有辭於不
文矣

南禮部郎中大壑君壽文敘

爲諸友作

嘉靖戊午屬大壑先生何君五袞蓋君由南京
祠部郎中疏乞明農者踰三載矣先是東南被
兵君避亂留都今年春仲始得歸理舊業問訊
松菊卜築城南悠然寄傲秋九月望值君懸弧
之辰歌太平而迓休祉同志咸爲君慶云君生

正德己巳與不佞犬馬同齒而以意氣相推結
蓋自垂髫旅邁然矣歲甲午 國家新庶政詔
天下郡縣無限年得歲貢其士雋者如漢孝廉
茂才故事不佞與君並以弱冠徵偕計之京師
自是交與尤厚而平生出處利鈍始終之致以
余所涉歷又無不一一與君同者比疏歸巖卧
相從泉石並踰強仕時人卽又兩賢之若此者
豈非竒哉雖然不佞則何敢望君也君少以穎
異聞挾策遊海內名公間關中西玄馬公金陵

東橋顧公一見器之辛丑會試今相國介溪嚴
公知貢舉署名至君拊掌大喜謂得名士自是
君譽籍甚尋授行人時咸望君亟躋華顯脩耳
目之司揚於王路而乃竟遷刑部主事已乞改
官南都輒又引去夫以余之蹇拙不遇時也於
退晚矣而君迹偶似之此其故余惡敢究論哉
大都君於爲人雅度曠夷不樂羈縻耻蠕選鞠
躡以附當世卽於當世華組漫然視之譬鐘鼓
爰居要非其性不爾則以君才美假以當路其

所樹可量哉。夫出處進退之轍，不必盡同。各因其志以附所安，故進不能致位鼎鉉，樹勲伐於當年；卽退而返其初服，優游處休，意有所托，亦賢達所以與道汗隆，獨馳昭曠之外者也。魯仲連高世士也，寧貧賤而肆志，淵明賦歸彭澤，或遺之錢鉅萬，盡付酒家，夫以二千之爲要，不可槩以一節，然各有所托也。余觀君意蕭然物表，織膏機利所欲不存，至鳴琴散帙，對酒悲歌，或有所會，輒寄焉縻繫而不能已，此其志豈亦

有在而難以與曲士道與。不佞生而拘攣昧於通方，思以自廣久矣。而君實開余儻所謂達生委順，古稱知命云者，幾是則余與君之年，其自茲始。逍遙引逸，汗漫期於方之外者，又寧有旣乎。先是首夏，余初度，諸文學先生旣辱覲余，今君初度，其親暱董子直輩，將復爲君賀，徵言於余。余旣自幸其偶同於君者，而又嘉輿情之公於是乎敘。

壽淞南瞿先生六袞序

爲上洋諸文學作

上洋於松屬邑其地負險而隩其民沃壤而聚其風氣之流被於弦誦禮樂而其停者濬者龐且隆者鐘之爲鉅公名碩而間出於褻然大雅隱丈人之倫自余所覩餘三十年來斯俗之漸漬深矣王子某石子某劉子某三子者邑產之良也嘗挾冊交余父子間數道其友鄉進士瞿君寅及第庠生察學行雄諸生與三子者同事鉛槧相頡頏爲名余竊慕之念曰此其俗弦誦禮樂之陶固生多士誌云鄉有麟鳳之彥不虛

哉三子者因又譽瞿君父淞南先生賢大都如余所稱褻然大雅隱丈人者云今歲壬戌當先生懸弧之期三子儼然造余曰昔者吾黨嘗稱淞南先生於足下足下亦識之乎今其誕辰在是願假寵足下將往觴焉余曰唯唯夫余雖未交於先生而因三子以知其嗣又交其嗣若三子而知先生賢余言不可以已也夫栽培傾覆損益盈虛造物之於人微矣江河之流更萬古而不息以其處下也松栢托於深山樵斧弗及

然乃獲全其天何則取數者愈約則其取償者愈多今先生世籍華簪晦貞弗曜孳孳積仁砥行以隱約終於取數淺鮮矣揆諸天道必若得當以明錫善之符則先生之靈壽與其享有祺履方自茲始後且有亢矣於取償寧有艾耶余欲往觀於海上入其鄉問所謂巨人名碩二三大夫者方振休風培養元脉駸駸乎仁里幾成鄒魯之墟余爲具觴觴先生又慶來者之薰其德斌斌焉而二三名碩之懿範固存也亦願三

子者爲之介紹也

郡憲楚石陳公考最叙

嘗槩學術於爲理而知儒者之效大其於潤色鴻業光昭令聞必用爲務輓而彼以智効一官才著一節不啻足者則箴矣史稱漢平津以儒飾吏翟方進用儒雅綠飾法律夫二子者皆古之良也由其道不當以吏爲師一稟於律令而必假儒術焉重何耶夫議道制法所由適於治之路異也漢襲秦敝邳窳之刻深用而名法家

方與儒爭衡當其時而有達於治體若二子者
其爲海內移風裨又曷可少哉 國家建官嚮
意儒喆不直漢比而天下吏治責在郡縣吏甚
詳顧邇歲以來東南諸郡政稍急矣吏務更張
轉相創懲以免督過於是不給而奚暇語儒吾
獨有感於郡理楚石先生陳公之爲政也夫先
生司存典獄無論世所謂深文巧詆攬摭鈞棘
爲能籍第令期對而入聽合神明議多平反不
骹於三尺民稱不寃者孰與先生哉乃先生第

弗是屑而余亦不敢謂先生之技誠殫於此則
其故可言矣先生三楚之英嘗舉於鄉以尚書
學冠多士已射策甲科又以尚書學冠諸同門
生聲籍甚比仕蒞郡與吏民親而余從縉紳大
夫入謁先生語有頃猶未習也則見以爲冲然
之思粹然之容凝然之度介然之坊不殆於古
稱目擊而道存者旣乃屬耳先生之行事又何
其宏朗章灼可誦也當吏務更張時先生始在
事卽岳岳中立志挽頽波隱然不吐不茹之槩

諸所入白大吏出與民約法者一秉至公較若
持衡上下咸倚爲重而方脩揖讓之節虛謙受
之懷爲而不有德而不居善伺者無所得其端
而賢者樂與並立其於志念深厚實行雅馴遂
遂乎儒道而君子務挹損以處功名間者先生
有焉可以觀養矣及若嘗以郡篆而郡務釐嘗
以計籍而歲計覈嘗以閱武而武事閑嘗以督
漕而漕政禪既已兼諸郡而代之理至造士膠
庠柄衡畿輔尤東南文治之偉觀而先生所爲

緣飾於吏者果智効一官才著一節者班乎抑
亦儒者之効所藉於世者誠大與厯然能勝其
任者異乎故事爲郡理而厯以其職任者率多
被徵擢禁近以優之未有終三年淹者矧殊尤
之績乎而先生以三載考當與計借格於例也
然而譽先生賢若中丞臺部使者臺諸大吏疏
薦於朝無慮十餘牘而茲復會疏乞留先生無
行以慰吏民甚善余獨以久任例行而令賢者
滯謂法意何無亦將因以招異倫則先生且亟

徵矣其於潤色鴻業光昭令聞者當復有在又
豈吾吏民之得私於是郡之三老率其子弟爲
郡邑博士諸生者千二百餘人矢頌中和願敘
公伐附之最聞而余得次第其語如此

賀郡丞成吾熊公擢南駕部員外郎序

古之施於仕官卽其童而習之者故士有實行
而淳龐之俗成其後稍馳騫功利矣士或寄於
一命輒自詭其平生而一切覘世所趨與之俯
仰治取具文苟以獵浮譽而需材者又多眩於

名實姑緣是以考鏡能否爲官遷淹速之衡故
士甘雅尚泊然無營者欲以自見難矣而猶或
察之儔伍旅進而弗讎則君子且以爲遇曰吾
道固是而以徼世其與幾何又焉往而不吾獲
也今觀於郡丞成吾熊公者豈不然哉豈不然
哉公以乙丑進士筮仕尹上虞擢丞蘇郡會內
艱服除以原職補松又六年陞南駕部員外夫
國家之故治邑最者得內召爲臺諫官而公第
丞郡丞郡最以載考遷率多持憲領郡而公第

郎曹槩諸資伐亦少滯矣豈潘安仁所謂拙者
之效於君子時有耶余嘗浙遊從父老聞公上
虞之績而蘇於松壤接耳諗公善政狀尤詳然
猶他郡邑無論及若松者則公閱歷獨久而淪
洽之澤被於吾民者益深嘗專職兵防矣業三
攝郡符載視邑篆矣更數年來所在陳列底奠
靖之功輿頌攸歸國有勞典而約已劼節米蘖
始終之操觸然不滓此其彰彰誠信於士大夫
下逮胥隸之賤無間然者公豈有遺行哉而涉

世何遭廻也余得而言其故矣公質任誠恪迄
遠躬行悃悃無華植自其性與物油然不喜怒
形不寵辱撼是非可否之介井辨中嚴而恒涵
之以渾厚持之以簡默退然如弗勝也者其治
飭法奉公不苟不吐直躬事上吏莫敢奸而獨
愷悌臨民相與休息不務苛棘為非常可喜之
聲由其道皆敦行自信款款儻儻盎然誠長者
之心而與夫急功利為名高世所愉快者方軌
而馳其不相及明也要以奔踈寡鑿和之節而

時發命中必善息者能之此仕淹速之喻公審
於擇所處矣今

天子方銳意興理海內吏治既已咸精其能有
如側席之求誠思得古稱循良吏拊循其民以
收成終之績議者必首及公當有以償所未盡
夫非銓曹者迺進公秩而姑養其望之意乎鄉
縉紳諸大夫入賀公爲道余語如是公第謝曰
唯唯余荷 國恩不啻踰望余惡知夫久於職
之爲吾淹也余惡知夫用拙之爲吾悔也而適

來者之爲吾有也然則公之志念益淵然深矣

贈張雲山邑丞旌獎序

蒲陰雲山張君由選貢來貳華亭未幾聲績優
著一時行部至者數見甄別御史胡公聞君廉
不苟一介心異之會考覈群吏庭召君漫語云
若一丞耳於資不得階顯榮而自苦若是何耶
君憮然低回久之曰丞誠小吏無所致數顧嘗
從學校爲諸生久所閱有司廉污狀群而指之
計異時從仕必爲此不爲彼愛憎之公弗爽也

今縱白首淹抑得一官誠不忍以秩崇卑而忘其初惡敢有覲於世語已胡君爲改容曰夫語有之匹夫不可奪志也丞之謂哉丞之謂哉彼覲然冠裳而立於民上乃莫自好者視丞息奄奄矣卽上其考而御史王公至復有卻例不授之獎故君賢益著輿論歸焉先是凡縣官督餉京師諸長賦從者歲有供億卽不加益必取盈焉以爲例君當行有餽獨卻弗受諸相與謀曰君廉不可干以私顧當資行李能盡取諸其室

乎乃更爲主進實不盈一金君無所入或強之曰獨柰何爲皦皦昭他吏過君不得已轉餽邑庠師儒之賢者爲膏火費其冰蘖操類是質諸御史王公之獎異不虛焉莫子聞而喟然曰嗟乎流俗之弊其入人深矣上之取下苟非其有卽饋以禮賄也何例之云而彼遑遑焉溺志乾沒爲自肥計乃有藉口因襲之訛謂可塗民耳目橐載而歸者不可勝計而民亦遂忘其非若取諸寄而不爲虐噫其惑久矣雲山君之所羞

稱而不爲者其燭於義利之辨惡可與俗道哉
聞之君性儉所食不過蔬食衣安垢敝中人或
無宿除有以廉歸之者歎弗敢承曰余所藉於
世至淺鮮矣卽饒溢無爲也敢踽踽以干譽乎
由斯而觀君之所以養其廉者甚豫非本始於
心術之微隱顯以之固不至是也古稱立名砥
行之士得勢而益彰彼一丞耳苟自信於已毅
然處世獨醒欲伸其志孰能禦之而又奚以勢
爲哉國家以資格待士謂小吏無所逮甄錄而
居卑志伸者恒寡無惑乎吏治之不振而士苟
不愛其身卽矜異能榮顯號於勝敗之數何有
哉雲山君有隱善諸監司能不蔽之而鄉進士
諸君復訟言於余余惟君子表微故不靳爲之
叙以誘世勵俗也

壽湏野張中丞序

爲上洋諸
縉紳作

余昔遊京師承乏郎署一時鄉縉紳之布列諸
曹者彬彬盛矣而今大中丞湏野張先生實爲
選部郎所係進退賢否匡翊化理爲尤要云余

得交於先生觀其行事凡以愛惜人才慎於推
擇吏爲務其有受成大僚弗獲專及所宜舉措
知而弗遑者輒憫然咨嗟又之未始卽安也此
其爲心卒能達之於政而先生之在吏部亦用
是有聲尋擢太常歷通政陞都御史巡撫貴州
位望日隆而貴在荒服苗頑屢叛用師五載迄
無成功先王至乃設方略昭德威卒底奠靖數
膺 寵褒余伏草野聞而偉之曰不遇盤錯無
以見奇信夫才如先生固宜磊落如是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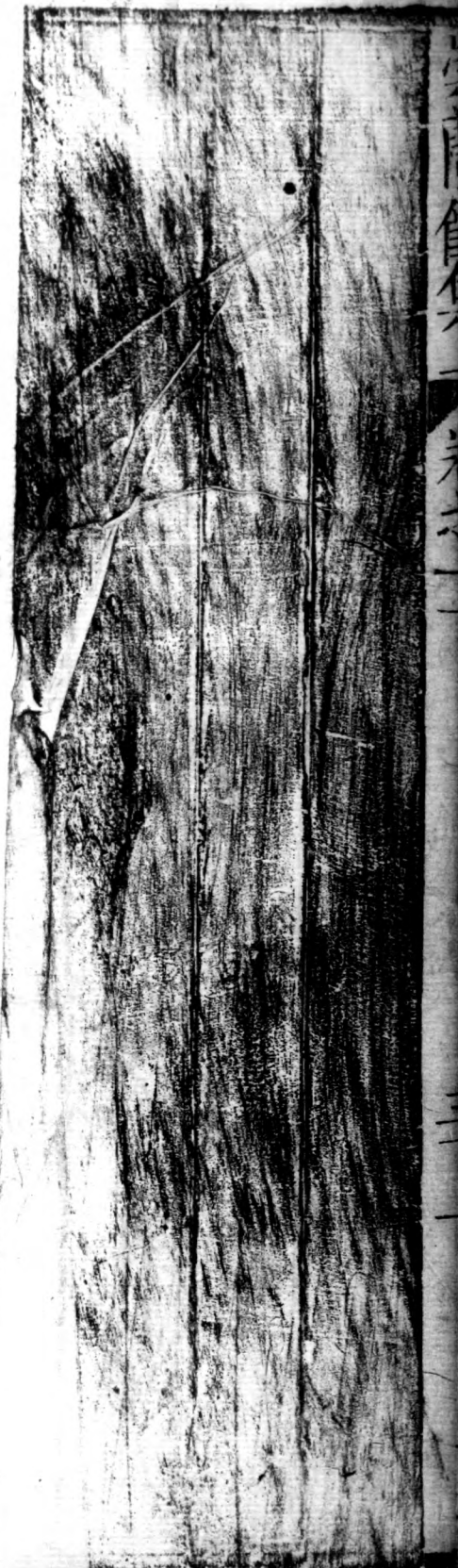
乃竟以忤於時解職歸矣嗟乎世路嶮巖古今
是悼榮宦升沉之迹寧有恒哉余於爲人賢不
肖與名位微顯不敢望見先生而追惟往迹嘗
以逾遷乞外得貴州尋致其仕去而先生時方
典選切憫然咨嗟念之知其以親故也然以先
生之才之望於士方顯卽躋鼎鉉左右密勿樹
名世之伐弗難致焉而俾萬里建隼於要荒且
亦弗竟其志吾不知當宁所以念先生而爲國
家得人慮又將何以爲先生地耶余聞之用舍

之機係乎人出處之致定於分係乎人者已弗
敢必定於分者人弗能違是故聖哲之士達觀
委化語天游焉不以大行加不以窮居損吾與
物皆將陶鑄乎是譬諸行者異軌而同歸萍浮
江湖其值適耳又何疑於去就淹速榮辱得失
之故哉今年先生壽且六袞邑之諸文學胥樂
夫俗有範德有鄰邦有賢大夫於其初度相與
聚而觴之屬言於余先是寇圍上洋先生嘗運
籌却敵捐貲餉兵城賴以全邑人迄高其義可

誦焉第余方譖先生以天游期於方
饒然隨其徒羣而和之以永鄉曲譽
先生者淺矣先生得無適然笑乎

外而饒
所以壽

圖書集成



圖書集成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